

谷山识翠

刘景明



相传，还有历代文人骚客、风流名士留下的吟景抒怀的诗文。明代王纶《谷山积翠》曰：“砥柱分明插太空，棱棱气势更葱葱。佛头突出僧岚外，鸾尾斜拖杏霭中。淡淡黛分如画卷，高低碧立自玲珑。等闲登眺归来晚，争讶仙郎月下宫。”这首诗有眼前即景，亦有想象回味，思想意境精湛深邃。诗中写到谷山高峻，像插入太空的砥柱，棱棱葱葱。其峰崔巍，重峦叠嶂，岚黛欲滴，望之如翠浪摇风。山顶像佛头，突出于云雾之外，山脉似鸾鸟，斜拖在空气中。谷山佳景绝色，黑白浓淡，犹如长画，高低碧立，自成精巧。他登山眺看，不觉归来已晚，惊叹仿佛仙郎去了“月下宫”。可以想见，王纶当时行坐谷山，眼神炯炯，望着古树鲜花，心境格外安定和愉快。

身为江西参政的王纶，必定走过许多地方，山水固然各有其动人之处，但他竭力推介谷山，说明谷山在他心中不可割舍的地位。后人还根据《谷山积翠》的诗句，以书法、绘画的艺术形式再现它的魅力。几百年后，清人黄文澍在其《游谷山及仙济岩记》中也记载到：“登谷峰之顶，俯瞰城邑，台榭楼观，近在目前；闽山粤岫，可揽而接。”

翠云草的传说

伴随先贤们不朽的诗作走进谷山，实为一件快事。往谷山峰天台一站，远眺肩架峰、野猪峰、十八坪、鸡毛坳、大侠坳的容颜，像观音，似石羊，如笔架，若山鹰。迎客松、人参果、八角树蔚郁劲秀。百鸟争鸣，展

翅北飞，如利剑插天。野猪、狐狸、穿山甲若隐若现。百米悬崖奇石嶙峋，披纱带雾浓淡交叠。泉水吟瀑处，放生池里金鱼畅游。《十道志》载“唐朝有金鱼，南康有五色鲤”，指的就是谷山鲤鱼。信丰旧县志载：“南山观井风有金鲤鱼”，也是从谷山放生过去的。

谷山岩洞内、湿石上或石缝中，独长数不清的翠云草。相传，谷山脚下的谷山村有户人家娶何氏为妻。此女善良贤惠，勤劳持家，却不为婆婆所容。有一天，何氏去谷山上打柴，刨出一只藤蔓牛嘴笼子，将它提回家中。她牵牛耕地套上这只嘴笼，藤笼顿生嫩草，牛总咀嚼不尽。某夜，一仙女托梦给何氏，吩咐她将笼子埋回原处。次日何氏依嘱行事。当晚，仙女又在梦中点拨她：“谷山已为你造好了宝月寺庙，你该归寺庙了。”何氏从此回宫，山地上随即长出翠绿的草茎——翠云草。

翠云草株态奇特，羽叶似云纹，带蓝绿色荧光，四季翠绿，清雅秀丽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云：“翠云草生山石间，绿茎小叶，青翠可爱。”《纲目拾遗》谓：“其草独茎成瓣，细叶攒簇，叶上有翠斑。”《群芳谱》亦云：“性好阴，色苍翠可爱，细叶柔茎，重重碎整，俨若翠钿。其根遇土便生，见日则消，栽于虎刺、芭蕉、秋海棠下最佳。”翠云草除了观赏，还能药用，清热利湿，止血止咳。《群芳谱》录之：“人多种于石供及阴湿地为玩，江西土医谓之龙须，滇南谓之剑柏，皆云能舒筋活络。”谷山翠云草年年岁岁茂盛着，捡拾一株，将其夹放书中，翠色经久不退。

宝月寺的意境

谷山有座住僧上百人的叶公庙，这庙因祭祀晋代九江太守叶率而建，古《南康志》载：“晋朝九江太守叶率因避刘曜乱，奔南野谷山。”唐朝贞观年间又建宝月寺，明末高僧日御做过住持。康熙二年，信丰县令张继提议日御募建信丰嘉定桥，历时8年而成……此事载于日御撰写的《谷山志》中。后来，谷山人伐木修路，盖起棚屋，捐资修葺宝月寺，附属了江南建筑风格的积翠广场。

宝月寺正门一副对联——“烟霞清静无尘迹，水月空虚性自灵”，意味深长。大宝雄殿、观世音佛堂、弥勒佛堂、仙娘坛、佛龛神像雕塑，萦绕着飘逸的檀香；藏经阁、望佛台、望佛走廊、唐僧道、八仙过海、大佛门、东佛门、南佛门、禅定床和长城墙融八面来风；试剑石、塔林、仙人桥、六角井集日月之光；长青泉、积翠湖、宝月湖、谷山湖、日月湖、星辰湖泉水清澈甘美，四时不涸；望日亭、望月亭、望星亭、望辰亭四周老树幽篁，遮天盖地……

宝月寺晨钟悠扬，暮鼓铿锵，灵动了谷山的神韵和底气。

上图：谷山森林公园。

易宇龙摄



行天下

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杏花开了。卡西比西村的杏花开了，一树一树花开得繁闹。粉白的一大片，一眼看不到头。一百多亩杏花啊，竞相地开着。

“开了几天了？”“昨天才开的。”

你来的时候，花开得正好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。宋祁诗云：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古人真是简单至极，不费力气，一个闹字就把春色绘出来了。枝头杏花争先地开着，蜜蜂嗡嗡地在这朵上停一下，那朵上嗅嗅。赏花的人、照相的人，争相地来了，多么生动、喧嚷，可不是一个闹？

村里人指着一树粉白的花说，这是白杏的花，那边粉红的，是杂杏，果实不如白杏好吃。好看的花结的果并不是最好的。世间的事物多是这样，徒有楚楚衣冠的人品性未必佳，而那些貌似朴拙的人，倒常常会有出其不意之美，这美或因高贵的灵魂或因良善之心。

市了。可见，你若能来，能吃上杏子也得有“杏缘”才行。若是恰好错过，也不要紧，到秋天还可以吃杏干。干果里，我最爱的也是杏干。轮台白杏干，肉软甘甜，筋道好吃。杏仁也甜。好在，如今物流业发达，冷链运输很普及，杏子也可以快递了，时令的鲜果飞来飞去，想想也是有意思的。杏花村里的杏子，哪里会想到，自己会千山万水地飞到遥远的南方城市里去。

卡西比西村是轮台县的一个村子，因为村里大量种植杏树，又叫杏花村。轮台县种植白杏的历史有2500年了。公元60年，西域都护府在今轮台成立，郑吉是首任都尉，从那时起，西汉政府就开始在轮台屯垦戍边。想一想身边的杏树，在汉朝时就出现了，子子孙孙繁衍至今，有适宜的气候和越来越好的种植技术，白杏怎么能不好吃？

杏花是布衣长裙，是乡间最寻常

卡西比西村杏花开

胡岚

听他说到白杏，一时间白杏的好滋味就在舌尖。

新疆的白杏好。有人说库车白杏好，殊不知轮台白杏品质更佳。轮台县是“中国白杏之乡”。每年六月杏子上市后，它们就替代了我的晚餐。白杏是我喜爱的水果，怎么吃都不够。早些年，单位大门外常常有维吾尔族老乡拉着板车来卖杏子，一大车杏子明黄满地滚作一堆，颗颗如蜜蜡。人还没到跟前，空气里充盈的甜香就飘了过来。“先尝后买，不甜不要钱。”老乡们很朴实，说的也实在。白杏果肉剔透，质细汁多，吃起来有一种清新的鲜甜，一掰两瓣入嘴即化，沁人心舌。正宗的白杏杏核薄，轻轻一咬杏仁就到嘴里了，杏仁的酥脆中和了白杏的甜，有丝丝的凉润。老辈人常说，吃了杏子不能喝凉水，要吃几颗杏仁，否则则会闹肚子。我却偏不忌口，生就一副水果的胃肠，吃什么水果都不拘。

白瓷碟里装一盘白杏，颗颗黄润，亮澄澄的，不吃摆在盘里，看着也是好的。如果六月里来，可以吃到正宗的白杏。想一想那样的时刻，初夏的浓荫里，枝头缀满一簇簇流光欲滴的黄色，清甜的香就在鼻尖，甜在舌尖了。那样的时候最容易忘情，手这边是否，那边是否，抬头树枝上还是否，地上滚的也是否，不知道该吃哪个好。这样大的果园，这样丰盛的杏子，有人在采摘，有人在歌舞。一时间，人有些恍惚，翩跹其中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杏子熟得很快，不到一个月就下

的风景，开得烂漫、汹涌，成霞成片的，远远地看普通，细看又不失颜色，天然不饰雕琢。美得清新自然。杏园里不时有穿着盛装的男生女生在花树中穿梭，戴着小花帽、穿着艾德莱斯长裙的姑娘在跳舞，还有小姑娘穿着白纱裙倚在树上照相，美得各有姿态。

杏园是开放式的，隔着马路可以望见一整排的灰顶白墙，墙上绘有梅兰竹荷、牧童耕牛的水粉画，墙壁上题着古诗。白墙边，“杏花村”的酒幡，迎风飘着，远远地招呼着过往的游客。这杏花村的村民，百分之九十都是维吾尔族，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融合。

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”岑参诗中所言，实不虚。不过杏树耐活，能适应恶劣的气候。长时间的日照、干旱，成就了白杏独特的清甜。这甜是经了沙尘洗练，经了岁月风霜才有的独特口感。杏，幸也，福气。久居轮台，吃着白杏长大的人，是有口福的。

北疆伊犁也有杏，那里七月底还有杏子在枝头，比鸡蛋略小些的红杏，吃起来绵甜，肉质粗，不如新疆的白杏肉质清润、细腻，汁液饱满甜得恰如其分。隔着天山，南北物候差别就这么大。不仅如此，同在南疆，相距不过几百里，库车的白杏，库尔的白杏，都不如轮台白杏口感好。

真正的白杏吃了就会惦记，如同想一个人的请般曼妙滋味。眼下杏树的花期很快就过去了，几场风过，树上就挂果了，五月青杏，六月杏熟，想想那样的时刻就满心欢喜了。

君子，开场白便是一句：水酒一杯，不成敬意。

有水就有船，姜堰人懂水，他们把一个个小小的会船办成了世界闻名的盛会。每年清明节的第二天，上千名篙子手破晓雾，折三两支桃花，早早从四面八方喜鹊湖集结。日上三竿时，盛会的礼炮轰鸣，鼓乐齐鸣，数千信鸽翩跹腾空，水上赛船浪花飞溅，沿岸人声鼎沸，上千名竹篙手整齐划一，向人们展现出齐心协力、一往无前的磅礴之气。

姜堰人惜水，水给了姜堰人丰厚的回报，带给他们五谷丰登，同时还馈赠给他们一份子孙后代享受不尽的特殊礼物——“溱湖八鲜”。“溱湖八鲜”出自水域宽阔的溱湖，那里湖水清澈，水草丰茂。八鲜中最具代表性的溱湖银鱼，通体透明，如晶似玉；溱湖青虾，壳坚色青，体肥肉厚；溱湖鱼饼、虾球色泽金黄、浑圆如珠；更有那鲢鱼，个个皆蟹中健将，青眼红毛，膏厚肉腴。舌尖上的姜堰再次告诉人们，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。

姜堰人不敢暴殄天物，他们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，创成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（区），关停污染企业、实行河长制，让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。

姜堰是水做的。水做的姜堰沉稳内敛，开放包容。姜堰人勤劳善良，温和敦厚，这是水的秉性，也是姜堰人的秉性。

上图：正值春夏之交，草木葱茏，万物并秀。游客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栈道上游览。

新华社发（顾继红摄）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古韵严州 诗画梅城



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位于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，古称严州，是一座千年古镇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。古镇山清水秀，风光秀丽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。图为梅城镇老街上游人如织。

毛勇锋摄（人民图片）

瓢岗春晨

缪贞谊

重逢或睽违，我都读不透福安瓢岗的春晨。只因久居，沉淀了几许感喟，犹如春寒里拾得一点清趣、一点淡定。

瓢岗种植一片铁杉，高魁茂密，四季常青。不翻阅日历，是很难察觉春归春逝的。春眠正酣时，岗前脆亮的鸡鸣，常常啼碎我一帘帘幽梦。早起第一件事儿，便是烧水泡茶，等待两位朋友到来。三人品茗，远眺群山，晨烟里笼着神秘色彩，随着茶香，由浓渐淡，直至消散。

晴朗的春早遍地明亮，每至仲春，远山随意施抹一簇又一簇粉红，桃花开了。在岗上眺望

思，比上近前把玩多了份距离美。瓢岗居住着几户颇富涵养的教书人家。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”，连我这样性情躁戾的人，也在这种环境下受到了温婉的熏陶。听文人聊天，心灵的尘埃悄然涤净。来时，师友们的孩子还在襁褓中；别时，都已蹒跚学步。

若逢霪雨，这里的春晨更有趣。雨，总是停停落落，落落停停，让人摸不着北。我曾登临过对面的山巅，俯瞰瓢岗，便信了“瓢岗因瓢形而得名”的说法。不过“瓢岗”是朝下的，中央耸起，边缘落下，而整个小凸瓢又被环山拥抱。难怪一到绵绵雨季，这里就聚拢

了山气和雾霭。雨时，家家户户门窗紧掩，我只好上楼觅趣。独伫阳台，雾水夹着细丝，在眼前飘游，划过脸颊，令人出神。

雨晨撑伞，漫步岗下的洋西墟集，拎一袋刚出炉的光饼，拣三四种鲜嫩果蔬，若见春笋，定不能错过。吃笋片，喝笋汤，就想起当地民谣“笋如扫帚清肠胃，春里食得甜口味”。可是，在瓢岗几年，煮过无数次笋食，都没品出“甜”头，“麻舌”倒是常有的。再听听邻家的切笋声，闻闻邻家的笋汤味，垂涎已三尺，可惜我有心没胆，一羹一勺都没尝到。

